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呪本慈悲　寃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這一篇言語古人留下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二祖四緣當守三歸五戒叵耐緇流之輩專爲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遺臭後世庸深可惡哉當時潘公說道叔叔

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裡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吃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燈花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

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
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
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
没多時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
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黄烘烘
直裰初縫使沉速栴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
青九縷絲縧係西施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
眼只睃趁施主嬌娘這秃驢美甘甘甜口甜言專說誘
喪家少婦姪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胆動時方丈
内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那和尚入到裡面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荅禮道師父少坐随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個師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裡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獘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没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麪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敎師父壞鈔敎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孝重只是淡粧輕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丈做乾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一個老誠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鋪裡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因他師父是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
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
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裡已有些
瞧科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
出來布簾裡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
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
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
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
弊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
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裡面婭嬛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妨石秀在布簾裡張見石秀自肚裡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裡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察口道道

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爲只好閒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麄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别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些個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

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等話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說這句話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閒惟有和尚家第一閒一日三飡吃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

不必刪

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裡好床好鋪睡着無得尋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雖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閑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更二更總睡總有嬌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假辛辛苦苦掙扎早辰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甕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尚　三箇字鬼樂官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闍黎引領衆僧却來赴道場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海闍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讃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闍黎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念動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眞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沙彌王押司念爲押禁動鐃的望空便撇打鈸的落地不知敲鈷子的軟做一團擊響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鬧繞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錯敲了徒弟手維那眼亂磬槌打破了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証盟已了

請衆人和尚就裡面吃齋海闍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個都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裡自有五分來不快意衆僧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襯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個衆和尚說道感承施主虔心足矣了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里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煎點海闍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追薦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闍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

把淫婦淫心一一畫出

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婭嬛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秃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個采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闍黎道恁的小僧却纔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個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裡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

還是娘還自己

作坊裡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
了只見海闍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
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
裡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父勞神
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闍黎道不足掛齒小僧夜來所說血
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禀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裡見在念
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丫嬛請父親
出來商議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
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
怪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
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荅還了先

願心

教師兄去寺裡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裡只要証盟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刹討（恐怕倒是）素麪吃（葷甚）海闍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証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裡安歇起來宰猪趕趁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吃了晚飯洗（淫婦多奸如此）了脚手却去請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

里証盟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
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
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
艷飾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自一早晨
顧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婭嬛迎兒也打扮了巳牌時
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叔照管
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多燒些
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裡巳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
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裡來有詩為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禿奴綣戀女叙裙　設言寶刹還

經願　却向僧房會雨雲

却說海闍黎這賊禿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吃楊雄阻滯礙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真實的意因這一夜道場裡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着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証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都道

了萬福叅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証盟懺
悔罷跪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吃齋着徒弟陪侍海和
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裡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
到僧房裡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
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紅托子絶細好茶
吃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
兒裡琴光黑漆春臺掛幾幅名人書畫小卓兒上焚一爐
妙香潘公和女兒一代坐了和尚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
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闍黎
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
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

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筯麪了去師哥快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裡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無功受祿和尚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兒將酒來斟在盃內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壻吃老子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盃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吃勸了幾盃那婦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妹到此再告飲幾盃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盃酒吃和尚

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吃酒趣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盃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吃央不過多吃了兩盃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個淨房裡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再開懷飲幾盃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盃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裡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吃酒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裡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個這和尚

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闍黎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那婦人也咲道你便討一個不得和尚道那里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閉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閉我在這里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捧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錯愛我為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僧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

情狀刻畫逼真

好

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攬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真個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向床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顧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個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個氣喘聲嘶卻似牛齁柳影那一個言嬌語澁渾如鶯囀花間一個耳邊訴雨意雲情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闍黎房裡翻為快活道場報恩寺中反作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惡道

從古及今先人留下兩句言語单道這和尚家是鐵裡蛀虫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說這秃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狨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個雲雨纔罷那和尚摟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的老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裡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掇一個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

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
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
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教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願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
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
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悮約那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
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吃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闍
黎只送那婦人到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
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
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裡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

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
天明時收畧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盃好酒相
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
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看你是
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些
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盡海闍
黎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郎下又
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
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
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既如此
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

後門首但有香卓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趕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期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裡來那（原從前門而來）胡道便念起佛來裡面這婦人聽得了巳自瞧科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曉間宜燒些香教（妙）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

便是海闍黎心腹之人特的使我先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巳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多却又少他不得古語不差有詩爲証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娘事　却把鶯鶯哄得來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裡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兒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

卓兒黃昏時擬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旁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帶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不荅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戠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罵一聲賊禿倒好兒議兩個厮摟厮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搬過了香卓兒閃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雞報曉遲兩箇正好睡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闍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卓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卓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床依前戴上頭巾

迎兒開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
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個老兒未晚先自要去睡迎兒
這個丫頭已自是做一路了只要瞞石秀一個那婦人淫
心起來那里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兩個一似
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
婦人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
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且說這
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
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
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裡
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

裡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里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裡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蹺蹊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開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

石家三郎却不是素漢

道我常爲官事忙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盃且來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裡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盃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裡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裡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却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道前者家裡做道場請那個賊禿海闍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禿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拏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盃筭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有

詩爲証

飲散高樓便轉身　楊雄怒氣欲沾巾　五更專等頭陀過　準備鋼刀要殺人

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那里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裡坐地叫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荅兄弟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裡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裡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吃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將歸去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攙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

這。還。是。人。情。之。所。必。至。

着燈燭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鞝鞋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妮子好歹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床睡一面口裡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廝敢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吃那婦人便起舀碗水遞與楊雄吃了桌上殘燈尚明楊雄吃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吃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

淫婦奸狀千古如見

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家裡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床上眼淚汪汪口裡嘆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婦人在床上務要問道為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裡說道我爺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不想半路相抛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

天下有如此妙手活話寫出一箇淫婦人來

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采他不是一日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厨下洗頸項這廝從後走出來看見没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脱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望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這婦人反坐石秀有詩為証

可怪潘姬太不良　偷情潛自入僧房　彌縫翻害忠

貞客　一片虛心假肚腸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闍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裡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這婆娘使個見識攛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楊雄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

步了自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裡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捉了包裹跨了觧腕尖刀來辞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壻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石秀相辞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怪我我也沒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裡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從家中畫如此畫人畫人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
囘店裡歷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
開了店門逕踅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裡張時却
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
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
刀去頸子上閣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
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做怎地頭陀道好漢
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闍黎和
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車兒爲
號喚他入鈸五更裡却教我來打木魚叫佛喚他出鈸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里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裡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頭陀身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項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裡來海闍黎在床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闍黎知道石秀那里敢挣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搠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裡歇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閑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點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赶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里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倘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災向地生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打頭風王公畢竟被衆鄰舍拖住見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嗚呼天下豈少有用之人哉特無用之者耳如石家三郎楊雄用之便得他氣力且石秀爲人非一勇之夫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嗚呼今天下豈少石秀其人哉特無楊雄耳可嘆可嘆

又曰描畫淫婦人處非導慾已也亦可爲大丈夫背後之眼鄭衛之詩俱然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終



病關索大鬧翠屏


拚命三火
燒祝家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詩曰

古賢遺訓太叮嚀　氣酒財花少縱情　李白沉江真鑒識　綠珠累主更分明　銅山蜀道人何在　爭帝圖王客已傾　寄語縉紳須領悟　休敎四大日營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裏縂歷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泼在地下看時却有兩個死屍在地下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

每日常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
些個和道鉄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
打碎了只見兩個死屍血淥淥的在地上一時失驚叫起
來倒被鄰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可憐見辨察知府隨
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仵作行人押了
鄰舍王公一干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
看檢已了回州禀復知府爲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
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
三四道搠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額項
上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懼罪自行
勒死知府叫拘本寺首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

也沒個決斷當𡊨孔目稟道眼見得是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是隨即發落了一干人等不在話下薊州城裡有些好事的子弟們亦知此事在街上講動了因此做成一隻曲兒來道是

叵耐禿囚無狀做事只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爲夫婦永同鴛帳怎禁貫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血泊内橫屍里巷今日赤條條甚麽模樣立雪齊腰投岩喂虎全不想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爲娘身喪

後來薊州城裡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一
這隻臨江仙詞教唱道

破戒沙門情最惡終朝女色昏迷頭陀做作亦蹺蹊睡
來同衾枕死去不分離小和尚片時狂性起大和尚魄
喪魂飛長街上露出這些兒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闍黎

這件事滿城裡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説
只是肚裡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裡有人告道殺死
和尚頭陀心裡早瞧了七八分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
出來了我前日一時間錯怪　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
問他個眞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
哥那里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

石三郎精細真有算計楊雄一莽爾耳

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裡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荊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陁的衣裳盡剝在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是此怎生罷休得石

秀道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說教你做個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許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策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謊說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不差了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裡辦事

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
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說有舊願不
曾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
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
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
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吃些素
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轎子你便洗浴
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
店裡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
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裡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在
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

了紙燭歸來吃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一個時辰早來到那翠屏山上但見

　遠如藍靛近若翠屏澗邊老檜摩雲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滿目盡是荒墳裊裊白楊回首多應亂冢一望並無閑寺院崔嵬好似北邙山

原來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

亂墳上面並無菴舍寺院層層盡是古墓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裡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里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扶扶到一處古墓裡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里一頭說一面肚裡吃了一驚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里無人你兩個對的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麽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麽說這般閒話正要哥哥面前說個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没事自把髯兒提做甚麽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証見便去包裹裡取出海闍黎并頭陁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麽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颼地掣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和尚房裡入姦怎生約會把香卓兒爲號如何教頭陁來敲木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剁

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樓看佛牙赶他下樓來看潘公酒醒說起兩個背地裡約下第三日教頭陁來化齋飯叫我取銅錢布施與他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擺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當晚海闍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裡只聽那頭陁來敲木魚響高聲念佛爲號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娘子許我一付釧鐲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遭後來便吃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裡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

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了你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備細緣由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夜里說起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到五更裡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段話來支吾實

是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
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
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
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人綁
在樹上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
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
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楊
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
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伏侍你楊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
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卻指着罵道你
這賊賤人我一時間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

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裡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立命石秀道兄弟已尋思下了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不可耽遲楊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

正是

姦淫婦女說緣因　頃刻屍骸化作塵　若欲避他災

與禍　梁山泊裡好潜身

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録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裡和我吃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裹裡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

哥哥你也這般鬼荅偷或入城事發拿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裡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三五個人也勾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救解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則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裡吃官司却得楊雄救了他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怎見得時遷的好處有詩爲証

骨軟身軀健　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　行步似飛仙　夜靜穿墻過　更深繞屋懸　偷營高手客

鼓上蚤時遷

當時楊雄喝道便問時遷你說甚麼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卻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卻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卻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

知府亦妙白

梁山泊去了却説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裡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閙在古墓上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吃以此聒噪轎夫看了吃那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裡首告知府随即差委一員太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檢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禀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頭陁衣服知府聽了道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陁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都説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是此婦人與這和尚通姦那

女使頭陀做脚想這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殯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前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荊榛籬落周迴遶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廂一行書寫門關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句庭

戶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閉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
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
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
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
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
問道店裡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
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這里並無下飯時遷道
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
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
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瓮酒來吃明日一

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裡面掇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卓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吃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吃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挿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裡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裡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為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各

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
人來店裡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
在店裡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地方較近只恐
他那里賊人來借粮因此准備下石秀道我與他些銀兩
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
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
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飲酒
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盃小
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
要肉吃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
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鷄來楊雄問道

那里得這鷄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鷄在籠里尋思沒甚與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撏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吃楊雄道你這厮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不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鷄來手撕開吃了一面盛飯來吃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扒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厨卓上有些鷄毛都是鷄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裡看時不見了鷄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裡報曉的鷄吃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吃何曾見你的鷄小二道我店裡的鷄却那里去了時遷

道敢被野猫拖了黄猩子吃了鷂鷹撲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鷄經在籠裡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值幾錢倍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鷄店内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鷄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吃只我店裡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麽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裡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

掌打腫了臉作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吃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吃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裡點個火望裡面四下焠着看那草房被風一搧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小忿原來爲攘鷄　便教兵燹及黔黎　智多星用連環計　祝氏莊園作粉虀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赶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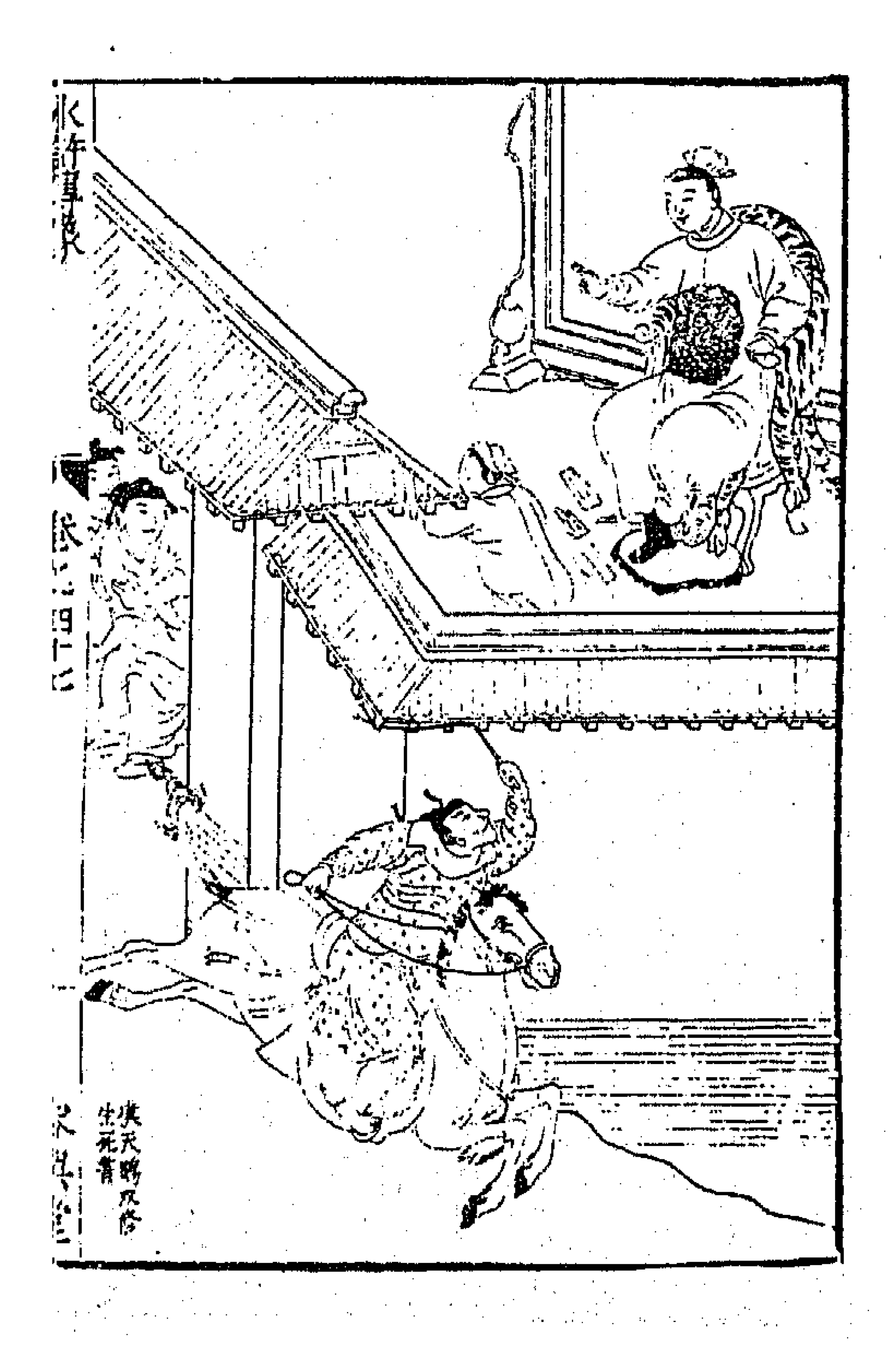
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裡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赶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搠翻了六七人四下裡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個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裡舒出兩把撓鈎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撓鈎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裡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

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只見東邊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兩個便望東邊來衆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裡買碗酒飯吃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裡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吃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案酒盪將酒來方欲待吃只見外面一個人奔將入來身材長大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麄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

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却在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里望着楊雄石秀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梁山泊内惱犯了那個英雄獨龍岡前亂殺下一堆屍首直教祝家莊上三番鬧宛子城中大隊來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石家三郎作事精細勇而且智如楊雄者特草草耳雖然當局迷旁觀清一雄已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終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七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鵰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詩曰

聰明遭折挫　狡獪失便宜　損人終有報　倚勢必遭危　良善爲身福　剛強是禍基　直饒三傑勇　難犯宋江威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典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他面顏生得麁莽以此人都喚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

人吃官司監在薊州府裡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幹來到這里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裡報曉鷄吃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赶來我弟兄兩個殺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盃三人坐下當時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里感承

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杜興身上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裡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等惟有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鉄棒欒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有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里

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鉄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粮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荅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鵰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鵰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里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筭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濶港粉墻傍

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槐樹門外一座弔橋接着莊
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晃晃的都
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
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裡面
出來楊雄石秀看時果然好表人物有臨江仙詞為証

鶻眼鷹睛頭似虎燕頷猿臂狼腰疎財仗義結英豪愛
騎雪白馬喜穿絳紅袍背上飛刀藏五把點鋼鎗斜嵌
銀條性剛誰敢犯分毫李應真壯士名號撲天鵰

當時李應出到廳前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
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
應便叫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

匪夷所思

人致書與祝家莊求救時還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塡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賫了備一匹快馬星火去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盃等待兩個隨進裡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吃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的有理心中甚喜巳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里主管荅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燥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

寧肯來
恩熱心
處不敏

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裡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興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由杜興道小人愿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到那里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俻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遶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兄弟相見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問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

跑馬回來李應擡看頭道却又作怪往常這廝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凭地楊雄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半晌說不的話杜興怒氣時有詩為証

怪眼圓睜誰敢近　神眉剔竪果難當　生來長在中山府　鬼臉英雄性最剛

李應出到前廳連忙問道你且說備細緣故怎麽地來杜興道小人賫了東人書呈到他那里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里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做甚麽小人躬身禀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

晌使個潑男女來這里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裡去又來怎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人數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今投敝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書札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折開來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小人若對東人不盡言說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把東人百般穢罵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叵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

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那李應聽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里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胯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奔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但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墻都是頑石壘砌的約

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墻裡四邊都盖窩鋪四
下里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
在莊前大罵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
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
奉第三子祝彪出馬怎生打扮
頭戴縷金鳳翅荷葉盔身穿連環瑣子梅花甲腰懸一
付弓和箭手執二件刀與鎗馬額下紅纓如血染寶鐙
邊氣焰似雲霞
當下李應見了祝彪指着大罵道你這厮口邊胞腥未退
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
護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

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却寃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里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觧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逩祝彪兩邊擂起鼓來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赶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

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撚兩條朴刀直逩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衆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説道既是大官人

被那厮無禮又中了箭非不効力時遷亦不能勾出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仇就救時遷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典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里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入到店裡買些酒吃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吃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荅應道你兩

位客人從那里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窻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裡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

知

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叅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願要捉山寨裡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叵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正是

楊雄石秀訴衷腸　可笑時遷行不臧　惹得羣雄齊發怒　興兵三打祝家莊

宋江慌忙勸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而來同心

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仁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厮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鷄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里號令便起軍馬去就洗蕩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如何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說那個鼓上蚤時遷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厮要和俺山寨敵對即目山寨人馬數多錢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厮倒來吹毛求

此論亂 又恨衣

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哥哥權且息怒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啟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與山寨報仇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耻辱三則得許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兄長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乃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失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

周密

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
蓋叫去坐于楊林之下山寨裡都喚小嘍囉來叅賀新頭
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
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
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
下山人數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
了那個村坊商議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
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
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
孟康管造舡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舡寫下告示將下山打
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

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
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
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
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
守把就行接應粮艸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
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山前尚
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裡坐下便和
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裡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
先使兩個入去探聽路途曲折然後進去知得順逆路程
却纔進去與他敵對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閑了多時不曾
殺得一個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

李大可畢竟是個趣人

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做甚麽樣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裡拏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薊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

器有些緩急圖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宋江聽了心中也喜有詩爲證

撲雞無賴哄時遷　被捉遭刑不可言　撥動宋江諸煞罷　三莊迅埽作平川

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里來只見路徑曲折多雜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裡擎着法環於路摇將進來石秀見没人叫住楊林說道看見路徑灣雜難認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

石秀此人的是用得

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先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店內把朴刀鎗又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里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里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客人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怎地了大廝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眞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里

喚做祝家莊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裡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厮殺却怕我這村里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鵰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麽那老人道若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吃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裡的路有首詩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得入

得來只是出不去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愿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與小人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入來請你吃些酒飯石秀拜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裡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不問路道濶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沒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

死路裡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吃勾了即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炒鬧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石秀吃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為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里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廝也好大膽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

裡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蹺蹊報與莊上大官來捉他這厮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當不住這里人多一發上去因此吃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末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裡張時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個人騎戰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付披掛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官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

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殺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得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心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裡睡了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

李大哥不計相害所以夜能不得

得那里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吃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在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奔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分宋江催趲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火剌剌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弔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

裡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里莊上只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軍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弟以此連夜起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里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都跟我來說由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裡一個號砲直飛起半天裡去

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道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軍兵四下里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厮殺不見一個敵軍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箇砲來響聲未絕四下里喊聲震地驚的宋公明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直饒班馬才能難脫龍潭虎穴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將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家少年子弟不識世務任着他驕傲性氣

每足喪家亡身如祝彪者可鑑也